■新作聚焦

刘庆邦长篇小说《女工绘》：

将往事凝存文中，以抵抗遗忘

□孔会侠

在人类浩浩渺渺的历史时空中，曾烟消云散过多少形形色色的生命、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每个曾经存在的生命都是“人间消息”的载体，都呈现出他身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风俗、性格、人心等信息。“世界太大，我们一己之身太小，太短暂”，易消散如烟，这“一己之身”曾体验过的世界，惟在文字中凝存，才有进入世代流传的可能性。

刘庆邦的长篇小说新作《女工绘》，写的是后知青时代一群青年矿山女工的故事。很显然，他在自觉打捞那行将消失的、在今人看来已属陌生和遥远的时域。将往事凝存文中，这不仅是对自己的交代，也是对当下读者和后世读者的交代。

《女工绘》凝存的，是煤矿女工们青年时期的真实遭际。站在40多年后的时间点上回望，就像立在高崖上俯瞰，她们人生路上的弯弯绕绕、沟沟坎坎了然分明。哪里碰了壁，哪里分了叉，哪里柳暗又花明……清楚铺展眼前。沉陷记忆的刘庆邦，一边细细怀想同在宣传队时她们的“一眉一目、一喜一悲”，一边纵贯今昔地感慨“她们都奋斗过，挣扎过，可她们后来的命运都不是很理想，各有各的不幸”。

《女工绘》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这个时代被刘庆邦简笔淡写，用几个精准细节赅要了特征。有个细节我印象深刻：有次发动对地主的批斗，找老矿工路师傅出来声讨，“说什么，使用什么样的情绪和声调发言，都有专人分头进行辅导。”路师傅义愤填膺地“表演”到最后时，“他大声说：他死了还不行，死了还有骨头哩！……他一定是听别人反复说‘死有余辜’这个词，不识字，听字只能听个音”。这荒诞滑稽的表层下，意味深长。

刘庆邦对少年的单纯心性和情怀，本就喜欢、流连，认为是人生命阶段中最美好的部分，许多次深情歌咏。所以，当他将目光聚焦于这群青年女工（包括青春的自己）开始进入社会大熔炉的首次冶炼，想她们那美丽的“青春之美和爱情之美”，没有“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而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诋毁和扭曲”，心里该涌起什么样的感慨、唏嘘与不平？

陈秀明、王秋云、杨海平等是女工中大多数的代表。她们被选进东风矿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整天开心地排练；可当被遣散回原单位，就只能承受生活变化的激流带来的冲击，忍着委屈撑下去。陈秀明重回食堂后厨，面对孙班长的挖苦和打压，“反复自宽，反复调整自己的情绪”；王秋云重回洗衣房，遭受人们指指戳戳的心理虐待，靠自欺和忍耐来艰难消化；杨海平回到了理发店，在矿工们肆无忌惮的调笑里，尴尬而沉默地强待下去……她们是生活的弱者，被动着陷入泥沼般的境遇，没有抵抗自救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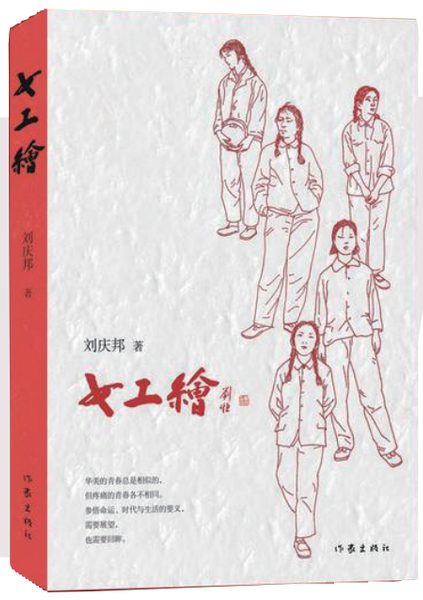
刘庆邦同情她们，但他更欣赏的是生活中的强者。一类是周子敏和“女右派”，她们不是主要着墨对象，但是是作者心仪的参照。她们有真正内在的自我，对世事人心洞悉分明，与人群疏远，工作认真，谨慎寡言，自重而矜持，虽深陷不良境遇，但能相对独善，反得小范围的自在从容。另一类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华春堂了。她从小失去父亲，极早成熟，操心全家人的生活。她有当家的意识和责任感，吃苹果“只吃小的、带虫眼的、有疤痕的，而把大的、红的、模样周正的都挑出来，送回家给亲人吃”；她精于谋略，功于心计，“愿意跟周子敏接近，一个主要的心理动机，是想有朝一日能调到化验室工作”；她精明沉稳，想好的事情就果断落实。与她相类的，是农村出身的矿工魏正方，他身上有刘庆邦年轻时的影子，也带着《红楼梦》来矿上，也喜欢写东西，也有志气、不服输，在挫折打压中没有垮掉，反而激发出更强大的决心和更勤奋的努力。

可惜，魏正方从石头下钻了出去，茁壮生长起来，而华春堂却是“心强命不强，落个使得慌”。她游刃有余地破解了生活中的道道关卡，却破不了命运的南墙，撞得头破血流，芳魂归西。她挑选了来自郑州的男知青李玉清，一步步俘获了他的感情，可是，李玉清在给机器上油时，“被卷到溜子下面，顿时成了破碎状态，人就不行了”。一场主动经营的、通向未来美好生活的爱情突然消失。好不容易回过神，重打精神，准备好好生活的时候，“一辆大卡车从身后开过来……华春堂只得从自行车的后座上跳下来。她这一跳，坏了，一下子摔倒在车下，沉重的卡车从她的胸部辗轧过去，惨剧在瞬间发生”。命运是诡异又可怕的东西，它隐身在生活暗处，叵测阴险，不知何时猝然出现，给人以迎头重击。

《女工绘》对煤矿题材的写作，是有特殊贡献的。将少见的女工们的生活和命运，通过“对时间浸蚀力量有着坚实抵御能力且方便复制的白纸黑字”，存放在书里。对于阅读者来讲，读这本书的意义在于了解我们的前辈是从怎样一种状态中走出来的，这种了解对于未来社会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将往事凝存文字中，可以“抵抗遗忘”，可以让每一个翻开来看的眼睛，了解到曾经真实的历史事实。历史像一条河，源远流长，今天的水中有过去的元素，未来的水中也有今天的成分。保存过去就是为现在存源立镜，《女工绘》所保存的社会真实是广阔世界的一部分，刘庆邦关于这一隅的回顾和思考，是对阅读者的一个召唤或提醒。身处时代境遇中的人们，只有对“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有一定的理解和认识，才能拥有在现实经历中明辨当前、瞻望未来的眼光。

《女工绘》所保存的社会真实是广阔世界的一部分，刘庆邦关于这一隅的回顾和思考，是对阅读者的一个召唤或提醒。身处时代境遇中的人们，只有对“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有一定的理解和认识，才能拥有在现实经历中明辨当前、瞻望未来的眼光。



■创作谈

我写她们，因为爱她们

□刘庆邦

《女工绘》是一部爱的产物。小说写的是后知青时代一群青年矿山女工的故事。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女青年，她们结束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知青生涯，穿上了用劳动布做成的工装，开始了矿山生活。她们的到来，使以黑为主色调的黯淡的煤矿一下子有了明丽的光彩，让沉闷的矿山顿时焕发出勃勃生机。幸好，我那时也参加了工作，由农民变成了工人，那些女工便成了我的工友。“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在我看来，每个青年女工都有可爱之处，都值得爱一爱。她们可爱，当然在于她们的美。粗糙的工作服遮不住她们青春的气息，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她们的生命力更加旺盛，她们各美其美，每个人都像一棵春花初绽的花树。不光像我这样和她们年龄相仿的男青年被她们所吸引，连那些老矿工也乐得哈哈的，仿佛他们受到了青春的感染，也焕发了青春。

然而，女工们作为社会人和时代人，她们的青春之美和爱情之美，不像自然界的那些花树一样自然而然地生发，美的生发过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诋毁和扭曲。进矿之后，她们几乎都被分别贴上了两种负面评价标签。一种标签是政治性的，标明她们的家庭成分不好。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这样的标签是严重的，足以把被贴标签的女孩子压得抬不起头来。另一种标签是生活方面的，标明她们在生活作风方面有过闪失。所谓生活作风，在当时有一个特指，指的是男女之间的生活作风。在那“政治挂帅”的高压空气下，在矿山被“军管”的情况下，心理有些变态的人们，以揭露和传播别人的隐私为快事，似乎对生活作风方面的事更感兴趣，更乐意对那些女工指指戳戳，添油加醋，以进行可耻的意淫。那些被舆论虐待的女工，日子更不好过，可以说每一天都在受着煎熬。

青春之美、爱情之美，是压制不住的，也是不可战胜的。如同春来时，板结的土地阻挡不住竹笋钻出地面，急风骤雨丝毫不能影响花儿的开放。恰恰相反，凡是受到压制的东西，总会想方设法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哪怕是一条曲折的道路。越是禁止的东西，越能刺激人们想拼命得到它。在顺风顺水时，或许显示不出青春的顽强、爱情的坚韧，越是遭遇了挫折，越能体现青春的无价之价值，增加爱情的含金量。这样的青春和爱情，以及女性之美、人性之美，更让人难忘，更值得书写。

《女工绘》所写到的这些女工，我跟其原型几乎都有交往，有些交往还相当意味深长。在写这部小说的好几个月时间里，我似乎又跟她们走到了一起，我们在一个连队（军事化编制）干活儿，一个食堂吃饭，共同在宣传队里唱歌跳舞，一起去县城的照相馆里照相。她们的一眉一目、一喜一悲、点点滴滴，都呈现在我的记忆里。她们都奋斗过，挣扎过，可她们后来的命运都不是很理想，各有各的不幸。“华春堂”那么心灵手巧，那么富有世俗生活的智慧，刚刚找好如意的对象，却突遇车祸，香消玉殒。曾有人给我介绍过“张丽之”，我因为嫌她是“地主”的家庭成分，没有同意。她勉强嫁给了她的一位矿中的同学。退休后，她到外地为孩子看孩子，留丈夫一个人在矿上。偶尔回到矿上，发现丈夫已经死在家里好几天了。“杨海平”是一个那么漂亮、天真的女孩子，因流言蜚语老是包围着她，她迟迟找不到对象。听说她后来找的是她的一个表哥，生的是弱智的孩子……自打我从煤矿调走，40多年过去了，这些女工工友我都没有再见过。想起她们来，我连大哭一场的心都有。

让我稍感欣慰的是，因为爱的不灭，我并没有忘记她们，现在，我把她们写出来了。时间是神奇的东西，也是可怕的东西。它给我们送来了春天，也带来了寒冬；它催生了花朵，又让花朵凋谢；它诞生了生命，也会毁灭生命。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女工会像树叶一样，先是枯萎，再是落在地上，最后化为泥土，不可寻觅。幸好她们遇到了我。我把她们写进书中，她们就“活”了下来，而且永远是以青春的姿态存在。

■短 评

战争创伤的见证与书写

□董外平 李 纯

郑洪的小说《南京不哭》作为一部书写战争创伤的作品，以历史的文本化为读者回溯了中国永远不能遗忘的战争创伤。在小说沉重而冷峻的语调叙述之下，南京大屠杀受害者被凌辱、蹂躏、虐待的画面被一一细致刻画，再一次为世人见证了浸染着南京人民鲜血的战争创伤。

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创伤呈现，《南京不哭》没有采用史诗化的惨烈场景，而是把叙事镜头对准南京城的老百姓，通过叙述他们的生活在暴风雨来临前后的巨大反差，以及在南京沦陷后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来控诉这场暴行的罪恶和凶残。作为《南京不哭》主人公之一，陈梅的所见所闻是读者透过文本了解历史真实的重要视角，作者以较长的篇幅描写了陈梅一家在战争来临前后的生活状态。陈梅一家早期生活贫困，母亲每天为柴米油盐发愁，父亲整天为赚钱而外出找活，自己怀揣着穷孩子的一大堆愿望跌跌撞撞地长大。后来靠着父亲的努力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自己可以入学堂读书，弟弟妹妹也得到后妈很好的照顾，一家人的生活平淡而温馨。然而，这种美好幸福在日军侵入城内、南京沦陷的那一日起，全部化为了泡沫，生活又回到了苦难原点，甚至连生命都被一并夺去。小说对陈梅一家的遇害场景进行了十分细致的描述：“其中一人拔出手枪指着爸爸的额头。一声爆炸犹如鞭炮，只是更响些！陈梅掩住眼睛。从手指的缝隙中偷望出去，爸爸双膝屈曲，慢慢沉到地上去”；“……妈踏上前来抓住枪上的刺刀。血从她的受伤处滴下来，她的脸扭成一团”；“五毛从妈的背上跌下来……闪烁的刺刀插进小女孩的胸部”。父亲、母亲、小妹，一位位亲人都死在了日本兵的屠杀中，一个原本完整和谐的家庭就这样在战乱中被毁灭，小说借助陈梅一家的悲惨结局，暗示了更多发生在南京城里各个角落的家破人亡。

郑洪称，《南京不哭》的许多故事都是真人真事的演绎，陈梅家庭遇害的一些情节就是两位幸存者的亲身经历。也就是说，作者就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所展开的战争创伤书写是建立在真实事件和原型基础之上的。这种将历史真实融入文本创作，将真实与虚构进行结合的创作方法，真实再现了当年惨烈的历史场景，还原了战争之下南京人的集体噩梦。如果说陈梅一家的遭遇是南京人民生活的一个缩影，那么她所经历的战争创伤也正是南京城每一个家庭必然遭受的。

在战争年代，老百姓总是受伤最广、最深的群体，《南京不哭》便抓住了这一点，作者通过民间凄惨的生存状态表现了战争创伤之深。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了更多和陈梅一样悲惨的人：孙起曾是率领10名士兵就能攻下青龙山的出色军官，南京沦陷后，他险些被日本兵砍掉脑袋；郑妈在得知孙子在南京浩劫中被人掐死后，惊得心脏病发作而亡……在南京大屠杀中，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妻离子散等悲剧几乎成了当时南京人的生活常态，他们如待宰羔羊一般软弱无力，如蝼蚁一般苟且躲藏，也如困兽一般愤恨绝望。

作为书写战争创伤的作品，《南京不哭》道出了受难者遭受的非人待遇，但它绝不止于对创伤的浅层书写和哀痛，而是以人物遭受战争创伤后的坚韧表现中国人民独立抗争、绝不屈服的强烈意志。小说中，陈梅不仅目睹了亲人被日本兵杀害的惨状，自己也是从日本兵手下九死一生。家人被害，自己饱受欺凌，落了个无家可归的可怜处境，然而她并没有向侵略者屈服，伤痕累累的身体里仍跳动着一颗强大的心，滋生出足以支撑她活下去复仇的坚韧意志。勇敢抗争的性格让陈梅在饱受欺凌之后仍以不屈的姿态抵抗心理溃败和伤痛，这种坚韧意志一旦与自我拯救的信念相结合，她就成了捕捉脆弱和苦难的猎人。因此，当爱人约翰无情离去时，陈梅决然地撕掉约翰临走前写给她的美国地址，放弃将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的念头，带着年幼的弟弟奔波到重庆。在现实面前，陈梅已经明白，约翰保护不了她，也完成不了任克文教授所说的计划，拯救力量只能是由承担伤痛的主体发出。

小说中，在陈梅与南京之间，作者设定了一个话语隐喻。从某种程度上说，受伤的陈梅就是破损的南京，而她两次发出“南京不哭”的口号就是南京或者说民族在宣告不畏强暴、绝不屈服的坚韧意志；她与日本兵奋力搏斗时的那份孤勇，也正昭示着南京即使破损也能在浴火中伫立不倒，中华民族依旧有生生不息的力量在黑暗中拼搏和拯救。不得不说，《南京不哭》在呈现陈梅觉醒、与苦难抗争这点上，是对战争创伤主题的升华。这样的情节设定向更多人展示：战争带给我们民族的绝不只有恐惧和创伤，也让受难国人在遭受战争创伤之后，如陈梅一样，在痛苦与愤怒的情绪交织中滋生出更为强烈的拯救信念和反抗意志，并凭此力量在灾难岁月里向着光明挣扎前行。

《南京不哭》通过历史的文本化见证了南京和民族的创伤经历。侵华日军用炮火摧毁了南京土地上的宁静美好，用泯灭人性的暴行欺辱着中国无辜百姓，这是南京大屠杀带给民族永世不能忘怀的血色记忆。可这样罄竹难书的罪恶和伤痛，在如今却依旧被一些国家刻意忽视，连“罪魁祸首”的日本兵都拒绝承认恶行。当战争暴行被施暴者试图否认时，书写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文学作品就有了存在的必要。作者这样表明自己的创作意图：“历史不容以理念剪裁，我们有权对世界发声，把中国人过去身受的苦难说个清楚，提升世界对列强蹂躏中国的认知，唤醒装睡者的良知。”《南京不哭》的存在意义就是还原历史真实，向世人见证南京历史上的一次巨大创伤，让那些没有目睹战争浩劫的人，能在历史的文本呈现中触摸和感受人类的伤痛，珍惜和维护现世的和平。

广 告

2020 伍 目录

总第715期

芳草 文学杂志

主编：刘醒龙

芳草新语
林那北小辑
床上的陈清 …… 林那北
在岁月中春暖花开（创作谈） …… 林那北
一首英雄赞歌或一次英雄祭奠（评论） …… 贺绍俊
命运感与精神分析（评论） …… 王春林
移步换景：“床”的来路与去处（评论） …… 季亚娅
编辑手记
短篇小说
皮皮 …… 谷 禾
蓝眼睛 …… 张伟东
中篇小说
栎树街 …… 刘梅花
丫丫的城 …… 黄 朴
长篇小说 落日与少女 …… 刘 汀
田野文化 苍天大地 …… 马步升
一带一路 舞台上的受难者 ……【俄】法济利·伊斯坎德尔著 文 吉译
风范汉诗
便条集 …… 于 坚
每一次花开都是还愿（十四首） …… 徐南鹏
当故乡成为景区（十四首） …… 阿 毛
驱蚊记（十四首） …… 师 飞
现代汉语诗歌的关键词——诗人之死：“从黑暗中递过来的灯” … 霍俊明
当代文学名家：陈先发（封二、封三）
篇名书法：胡 弦

主办单位：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电话：027-82651067
地址：武汉市解放公园路44号（430019）
邮发代号：38-232 电子邮箱：fc82627200@vip.163.com

民族文学
2020年第10期目录

卷首语
条条大路通罗马 …… 徐则臣
中短篇小说
醉氧的弦胡 …… 尹向东（藏族）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佳作点评） …… 陈思广
仙琴 …… 赵先平（壮族）
公鸡喔喔叫 …… 戴小雨（苗族）
瓦匠的子孙 …… 黄方能（土家族）
火种 …… 莫永忠（瑶族）
散 文
我唱歌，因为我悲伤 …… 严英秀（藏族）
做最好的人 …… 潘 琦（仫佬族）
三峡新世纪 …… 尹汉胤（满族）
高黎贡 …… 李达伟（白族）
姆薇阿尼 …… 加拉巫沙（彝族）
诗 歌
杭城十月寻桂子 …… 查 干（蒙古族）
万物各得其所 …… 芦苇岸（土家族）
嗅觉 …… 人狼格（纳西族）
天高地远 …… 龙金永（苗族）
鸟有一双好嗓子 …… 廖江泉（仡佬族）
与风一样轻 …… 桐 雨（仫佬族）
聚焦新时代
石竹花开（长篇报告文学节选）…侯健飞（满族）
从解剖一只麻雀开始（报告文学）
…… 肖 勤（仡佬族）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辑
肺炎之“年”（小说） …… 苏笑嫣（蒙古族）
疫情袭来的时候（诗歌） …… 王淋华（傣族）
评 论
新中国语境下土家族文学的崛起与繁荣
…… 向笔群（土家族）

封面美术作品：黑龙江兴安岭白桦林：陈新民
封二美术作品：开国大典·人民万岁（油画）：
李成民
插图：徐沛君 陈新民
篇名题字：梁永琳 布 衣
美术编辑：徐 冉

国内邮发代号：2-206。每期定价：13.80元。地址：100009，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南沿大翔凤胡同3号。
电话：010-66180356，010-66570580。邮箱：mzwx@263.net.cn.网址：www.mzwxzz.com。

人民文学
二〇二〇年第十期（总第七百三十四期）目录

新时代纪事
江山如此多娇（报告文学） …… 欧阳黔森
犀鸟启示录（报告文学） …… 张庆国
小区战疫那些天（报告文学） …… 柳长青
短篇小说
夏天的奇遇 …… 王 蒙
生命卡点 …… 普 玄
礼堂 …… 董夏青青
喜悦 …… 李约热
中篇小说
三山凹 …… 李天岑
牛美丽的手脚 …… 窦红宇
散 文
天坛十三记 …… 肖复兴
小园赋 …… 胡竹峰
行云 …… 周晓枫
回乡记 …… 江 子
满眼都是马头墙 …… 蒋原伦
诗 歌
人间烟火 …… 邵燕祥
群山与回想 …… 冉 冉
新年的雪 …… 广 子
源 …… 胡兴尚

邮发代号：2-4。月刊，每月3日出版。定价：20.00元。
邮购部地址：100125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